

亲爱的

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我们再相见

你胖你瘦都很好

只愿你

还是我心中的少年

# 愿

你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蒲思恒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愿

你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蒲思恒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蒲思恒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ISBN 978-7-5520-1384-9

I. ①愿… II. ①蒲…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6742 号

##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

主 编:蒲思恒(笔名 路小佳)

责任编辑:王晨曦

封面设计:黄婧昉

插图摄影:吴晓隆

插图文字:easylazy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9

插 页:9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1384-9/I·188

定价: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道阻且长 1
- 行走在城市中的手艺人 17
- 记忆中的地方 22
- 黑猫啊黑猫 27
- 回家 34
- 一人食 39
- 我爸 43
- 风花与夏的少年 48
- 里城雪又落 56
- 如松柏长存四季 66
- 西红柿·鸡蛋·面 72
- 有多少炙热爱恋，相守成一生惦念 83
- 厨房 96
-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98
- 小秋子的厨房——青椒炒章鱼 118
- 消失的村落 122
- 梦昔笔谈 125
- 酒仙 131

风的颜色	137
忽而今夏	140
念·旧	144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147
拾号店·李姐	151
心灯	157
零食	162
池塘	165
小山，小山	168
同母亲赶集	181
妈，你怎么那么笨	185
你的城市，有一条中山路吗？	190
老街生活	192
春末的南方城市	195
此去经年	198
霞姨	201
关于夏天的记忆	205
那一个夏日	209

江南旧忆	214
漫谈宁波早餐	218
一场大雨过后的艳阳天	221
生命来不及	226
导火索童年	231
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	236
敬老愿	242
遥远地爱着	246
我所理解的爱情	249
寻，停泊在南水，遇见了时光	253
红尘花恋	256
野草	259
于是我决定不走了	269
火柴天堂	278
东港小镇	281

## 道阻且长

文 / 杜公子诗若

**大哥**和三姐在娘胎里就认识的，不过别误会，他们不是双胞胎，而是两家的母亲在同一时期怀孕，私交甚好，所以他们一出生就注定是兄妹。

然而三姐自从懂事之后就没有叫大哥一句哥哥，大哥倒是一直喊她妹妹的。

大哥从初三开始之后就是班里的第一名，所以大家都叫他大哥，反倒是不怎么提他本来的名字——徐逸成。

同样的，三姐也是因为长期考第三名才被称为三姐。在三姐还没有被冠上“三姐”这个名号之前，她也是有乳名的，叫丫丫，然而丫丫小朋友太过早熟，对这个名字很是反感，除了父母之外，绝不允许别人这么叫她。如若有谁敢以身试法，她绝对会满村子追打。

有一次，逸成哥哥脑子秀逗，中午开饭的时候，站在门口，字正腔圆地喊了一句：“丫丫，回家吃饭。”结果触动虎须，被暴走的丫丫追到村头的麦堆里一顿胖揍，逸成当时被吓傻了，他被丫丫摁在麦堆上动弹不得，而丫丫小朋友则是“上下其手”，把大哥掐得龇牙咧嘴，讨饶不已。然而，更让逸成崩溃的是，丫丫一边掐他，一边自己哭个不停，涕泗横流，抹了他一脸。逸成把丫丫背回家之后，差点又被不明情况的徐爸爸再揍一次。他看到小丫丫眼睛红肿，满脸泪痕，爬在逸成背上时还依旧义愤填膺，立马就判断是被逸成欺负了。好在丫丫同学做人光明磊落，要揍人绝对是亲自动手，绝不会借刀杀人，所以徐逸成才免遭荼毒。

不过，心理阴影却是埋下了，徐逸成从此以后再也没敢叫过一次“丫丫”。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懂事，逸成对丫丫的称呼也只是从楚逸雅到逸雅，再到雅雅。有一次丫丫大朋友说：“逸成，其实，我一直还是想让你叫我丫丫的，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真的一次都没叫过。”

逸成同学顿时放下了手里的游戏手柄，说：“老婆大人，你知不知道当年我那叫一个怕啊，真担心我的一身肉都被你撕下来。”

楚逸雅被逗得噗嗤一笑，说：“你活该。”

是啊，大哥真是活该。那时候的大哥尚没有大哥的实力，班里的第一名长期被逸雅霸占，而他则是从正二到倒二都考过的。

考倒数第二那次，逸成同学是交了白卷的，奈何倒数第一干脆缺考，介于徐逸成上次排名较高，所以只能屈居倒二，那一块钱的赌约还是输了。

放学的路上，逸成同学一般是不停嘴的，唧唧歪歪说个不停，



逸雅听烦了就揍他一顿，然而，获得的安静时间绝不会超过一分钟，逸雅同学是统计过的，最长的一次48秒。

那天，逸雅看到逸成同学不复往日神采，蔫蔫的，一句话都不说，她以为是倒数第二这个名次刺激到了徐逸成，她就说：“喂，笨瓜，不就是一次倒数第二么，大不了下次我把第一名让给你，你又不是考不到！”

不说这个还好，听到逸雅这么说，徐逸成立马就来气，他吼道：“谁稀罕你的第一名，我是打赌输了才……”说着说着声音就小了，显然他很是后悔说出来的，完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果然，逸雅恨恨地盯着他，他知道如果不交代清楚，怕是要出人命了。

他讨好地笑着，说：“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你说不说？”

“好吧，我说，我和老九那混蛋打了个赌，如果我考倒一，他给我一块钱，如果考不了，我给他一块钱，我都交白卷了，谁知道他压根就缺考。”

“你还真是有出息啊！”

“你别告诉我爸行吗？”徐逸成满脸无奈，对于老爸和逸雅他是同样害怕的，可是，挨了一刀之后总不能不去躲另一刀吧？

逸雅同学果然守信，没有告诉徐爸爸，只是，从此以后只要她看到逸成在玩，就会揪着耳朵把他拉回教室。

后来，小伙伴们都说如果徐逸成娶了楚逸雅，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后来，他们又说如果徐逸成要是不娶楚逸雅，怕是被直接杀掉。

徐逸成和楚逸雅是小两口的传言不脛而走，介于楚逸雅的威慑力，大家只敢私下里说说，然而，有一个人不怕，那就是班主任小蔡老师。

小蔡老师正和男友处于热恋期，恨不得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玩的，所以班里出了这么一对活宝，看着就让人开心。

小蔡老师说：“逸雅，你把你家逸成管的挺严嘛！”

逸成赶快辩解说：“她是我妹妹。”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放学的路上肯定又是一顿暴揍。

小蔡老师说：“逸成同学，你是不是很怕逸雅？”

逸成捣蒜似地点着头，瞥了一眼，发现逸雅在看他，立马摇头，脖子都快扭断了，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每天必有的战争。

小蔡老师说：“你们两个真好玩，小时候一定被指腹为婚了吧？”

楚逸雅不置可否，而徐逸成却是大惊失色，果然，那天逸成同学又被逸雅揪着耳朵摁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逸雅说：“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又没有管住你的嘴，泄露了出去？”

“哪有啊，小蔡老师乱说的，她乱说的东西还少吗？和你在同一个盆子里洗过澡的事就不是我说的。”

“你还说，信不信我揪下你的耳朵来。”说着，她又加重了几分力道。

“疼，我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疼啊！”

村头的大槐树是这一带的图腾，不管是集会庆丰，还是婚丧嫁娶，都在这里举行最重要的仪式，甚至连小两口打架都拉对方来这里质问起誓，所以“大槐树”在逸雅的意识里是逼问逸成最好的场

所，神圣而庄重。

多年后，他们都离开了那个小山村，据说大槐树也被砍伐已久，然而有一个故事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冲淡。

有一次小蔡老师又说：“徐逸成，你将来会不会娶逸雅同学啊，我看你们挺般配的。”

逸成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说：“会。”

“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她。”

小蔡老师笑得花枝乱颤，而逸雅同学则是怒目相向，在那个年纪里，“喜欢”是一个很羞人的词，不能随便拿来说的。

果然那天中午回家的路上，逸雅同学看都没有看逸成一眼，他们一前一后走着，一路无语，下午去学校的路上依旧如此。走到大槐树下时，逸成终于忍不住，说：“楚逸雅，我告诉你，我才不会娶你呢，你那么凶，谁会喜欢你啊？我那是在敷衍小蔡老师。”

逸成觉得自己“敷衍”一词用得很好，没想到逸雅立马就揪住了自己的耳朵，熟练得就像眨一下眼睛一样。他被摁在树下，逸雅问道：“你说谁凶了？信不信……”

“我信，我信，你会揪下我耳朵的。”没等逸雅说完，逸成马上就讨饶了，他说：“我娶你，我娶你还不行吗，疼啊，你轻点，嗷！”

这个场景恰好被村子里的一个老太太看到，她逢人就说：“楚家那丫头厉害啊，逼着陈家那小子以后非她不娶。”

这个故事以讹传讹，终于演变成了逸成和逸雅 10 岁的时候就在大槐树下私定终身的传言，在那个山村学校里流传了数年。

后来，他们每每提起那个午后，都会笑得直不起腰，逸雅锤着

逸成的胸膛说：“你那时候就像杀猪一样惨叫，真好玩。”

“还说，你那时候力气可大了，下手又黑，我一度怀疑哪天我的耳朵真的就被你给揪下来了。”

逸雅娇笑着去揪逸成的耳朵，没想到逸成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一阵激吻，她捶打着逸成的胸膛说，真不应该和你打那个赌的，没想到赢了以后反倒是被你欺负，哼！

是啊，真不该打那个赌的，那个赌约几乎陪着他们走过了整个中学岁月。

他们打赌的事情发生在初中二年级，然而，逸雅最先想起来的并不是初中二年级，而是刚上初中的时候。

逸雅和逸成读完小学之后，双双来到县城里读初中。那时候，县城对于两个山里娃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每次回想起那段时光，记忆力都弥散着斑驳的色彩。

有些人遇到新鲜的事物，总是习惯性地把自己包裹起来，像刺猬一样排斥着外面的一切，表面坚强不已，其实内心不堪一击，比如逸雅。她努力学习，成绩依旧名列前茅，她不去聚餐，不去拍大头照，不去染头发，但她却突然喜欢上了一个人。

和逸雅不一样的是，逸成属于另一种人，他能包容一切，接受着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就像变色龙一样，把自己打扮成和世界同一样的颜色，然而，他内心多年来筑城的堡垒让他并不被这个世界同化，总有一天，埋在他心中的那颗种子要破土而出，无可阻挡地长成参天大树，来保护身边的人。

然而，此时的逸成和逸雅还太过弱小，弱小到挣扎着让整个世界来接受自己。

逸雅喜欢的那个人足够优秀，他的成绩傲视众人，他帅气大方，温文尔雅，总是穿着洁白的T恤，总是笑着对人说话，他满足所有女孩子对白马王子的幻想。他叫钟善朗，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而逸成更喜欢叫他“中山狼”。谁没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喜欢过一个不可能的人，而十四岁恰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或许逸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逸成却是心知肚明的。

逸雅不再热衷于揍他，不再喜欢和他吵架，不再对他的成绩喋喋不休，甚至不再想起他。她总是在解方程的时候就突然开始发呆，墨水浸透了草稿纸尚不自知；她开始去照镜子，开始喜欢穿漂亮的裙子；她数次躲在篮球场边的树下偷偷看他，被逸成发现后惊慌失措地离开。

后来逸雅和钟善朗在一起了。事情源于他们共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校园主持人大赛，钟善朗粉丝众多，学校里的老师也很喜欢他，优胜是必然的。

而逸雅却是陪太子读书，不对，是陪小姐选秀，她报名只是为了给闺蜜壮胆的，结果逸成这个不务正业的家伙破天荒地给逸雅准备了好多资料，还义务组织排练，鉴于他如此煞有介事，逸雅同学勉为其难地排练了几次。

由于大家都是在闹着玩，所以逸雅的表现可谓是鹤立鸡群了，逸成看着台上的逸雅，说了一句：“妈的，原来这妞好好说话，声音还是蛮好听的，嗯，人也挺漂亮的，老子怎么就没早看出来？”

一语成谶，逸成真的晚了一步。那天，“中山狼”和逸雅主动套近乎，然后很快就攻陷了逸雅的脆皮碉堡。

十四岁那年的夏天，徐逸成失去了楚逸雅。他开始感觉到孤

独，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已经住进你的生命里，突然失去的时候，那是一种割心裂肺的疼痛。

他独自一人返回乡下，村东头的那片杏树林又结满了果子，花褪残红青杏小。老伯又在赶着来偷杏的小孩子，他老人家总是守着这片树林，等到杏儿黄透之后，他会每家每户都送上一大捧。然而，小孩子往往会忘记自己每年都能吃到甜甜的杏，反而去苛责老人家的小气，惦记着没有摘下来的青杏。或许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把最美好的记忆全部忘掉，然后不断地回忆着生涩和悲伤。

大槐树也在村东头，枝叶繁茂，却温厚的像一个长辈，他老人家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也听过了太多的生死聚散，对于逸成的烦恼，他保持着缄默，只是树冠随风摆动，哗哗作响，庄严而深远，恍若梵音轻唱。逸成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泪流满面了，原来逸雅在他心里的烙印那么重，重到他能记起逸雅每次和他打闹的原因。

他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在他趴在课桌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将书本拍在桌子上，打得口水四溅了；他知道再也不会有人笑着笑着突然揪着他耳朵，质问他知不知错；他知道再也不会有人在他躺在谷堆里睡觉时，用秸秆挖他的鼻孔；他知道再也不会会有机会大大咧咧地说，你要不直接嫁给我算了。

知道逸成独自回乡后，逸雅很是气愤，她说：“你要是以后再敢丢下我，一个人回去，信不信老娘揍死你？”

逸成一阵苦笑，从前的逸雅是不会说这样的狠话的，她只会直接动手，然后让逸成自己说原因。原来，有些人变成了大家都喜爱的样子之后，对某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逸雅和“中山狼”的关系越来越近，就如同亘在逸成面前的一座大山一样，越来越高，让他难以逾越，痛苦不已。

有人说，恋爱期的女孩子都是白痴，或许男孩子也一样。逸雅白痴地贪恋着那个人与她越来越多的交集，而逸成却白痴地在别人的交集里痛苦挣扎。

有些事的结果一开始就是定好的，我们无法抛却生命里最初的东西，注定是要和现实妥协的，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逸雅和“中山狼”最终还是分开了，因为逸成和完美男打了一架，那一架是为了她。

男人的战场有三处，情场、赌场、权力场，而男孩的战场也有三处，操场、考场、篮球场。逸成和“中山狼”的那场战争就发生在篮球场。

有一天逸成在打球，旁边的一伙人中就有“中山狼”，看得出来，“中山狼”是他们的领袖，众人都唯他马首是瞻。有一个人说：“老大，听说你最近又钓到了一个不错的妹子？”

“中山狼”说：“自己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先玩玩再说了。”

“长得怎么样？”

又一个人说：“老六，瞧你说的，大哥眼光什么时候差过？”

“中山狼”说：“还行吧，就是胸小了点。”

那群人哄堂大笑，“中山狼”说：“对了，你们都见过的，就是上次校园主持人大赛得奖的那妞，叫楚逸雅。”

听到这里，徐逸成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他一直告诉自己说：“那些人讨论的不是逸雅。”

然而还是得到了最不想得到的结果，他把球向“中山狼”甩

去，由于距离太远，并没有砸到人，反倒是惊动了那群人。“中山狼”看到是徐逸成，轻蔑一笑，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妞的青梅竹马啊，喂，你的妞被我抢了，心里很不痛快吧？不过是她选择的，怪不得我啊，谁让你那么差劲呢？”

对啊，谁让你那么差劲呢？徐逸成冲上去就给了“中山狼”一拳。他在山里长大，动作自然比这群只会打嘴炮的家伙厉害，于是他就和对方五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事情的经过被楚逸雅全部看在了眼里，她惊愕于徐逸成的义无反顾，要知道，打架是会被开除的。她更是愤怒于钟善朗的伪善，关于他的美好幻想在这一刻瞬间幻灭。她冲上去拉开了徐逸成，对方也识趣地住了手，尴尬不已。

徐逸成离开的时候恨恨地说：“‘中山狼’，你等着，如今你拥有的一切，我都要夺走。这个被你玩弄于股掌间的傻丫头，我要护她一世周全。”

多年以后的一个下午，逸雅躺在逸成怀里，他们决定回忆一下，到底是谁先喜欢上对方的。

逸雅说：“逸成，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或许从小就喜欢的，我不叫你哥哥，喜欢管着你，大概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那样的吧。只是，从球场那天开始我才知道，从前你任由我欺负你，只是在让着我，而我却傻傻地认为你胆小怕事，认为你胸无大志。当你说你要保护我时，我才意识到，这些年来你无时无刻不在护着我，在我爸妈那里，你一直说我的好话；在小蔡老师那里，你一直笑着掩盖一切尴尬；在我最颓废时，你陪我不吃不喝傻坐了三天。我没有叫过你哥哥，可你比一个兄长让我更为安心，我



怎么可能只把你当作哥哥呢？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得不承认，我放不下你了。”

逸成一声不吭，把脸埋在逸雅的头发里，使劲揉着，逸雅说：“你干什么啊？好讨厌的。”

逸成说：“我当时就是傻，要是早知道你芳心暗许，我何必费那么大力气去超越那个人呢？那段时间我付出的代价可真大啊！”

是啊，要彻底超越一个人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呢？夺人之物必有强横的实力，而实力的培养必要长时间的蛰伏，然而，徐逸成并不能这么做，此时的他已经没法低调行事了。从此，徐逸成除了打球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学习，不得不承认，逸成同学确乎是天赋异禀，他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把初中所有的课程全部自学了，而且几乎做遍了书店里在卖的所有试卷。

初二结束的时候，他顺利杀入校前十，离把“中山狼”拉下马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似乎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唯有位居高位之人才能明白在那样的位置上更进一步有多么难。

那年暑假，徐逸成很少出门，甚至连楚逸雅都没有见过他几面。这样的逸成让逸雅感到陌生和恐惧，她不知道一个成天嬉皮笑脸的人突然认真到这种程度是不是精神上出了问题。直到有一天，徐逸成居然站在楼顶，看着夕阳西下，任晚风吹尽所有郁结于心的隐忧。

不明真相的逸雅害怕极了，他以为逸成要从那六层的小楼上一跃而下，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逸成背后，一把抱住了他的腰。此时的逸成已经比逸雅高了太多，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被她一把揪住耳朵的人了，然而高大的逸成还是被吓了一跳，他低头看到死死卡在他腹